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三十一回 西安坊名士講嫖經 高升棧優伶誇大口

且說貢春樹說得陸晚香面上一紅，一扭身跑進後房去了。春樹又道：「秋谷弔膀子的手段真個不差，就是他在堂子裡頭做的信人，也是做一個要好一個，不曉得他到底是什麼本事？看他也不過是隨隨便便的樣兒，卻把那些信人一個個哄得死心塌地。我們同著他到堂子裡來玩耍，真是吃虧。」秋谷笑道：「你只顧尋我的開心，你不自己去照照鏡子，那付顧影自憐的態度，真個是我見猶憐，好像個有名的花旦，全沒有一毫男子的神情。怪不得張書玉為了你，要同金小寶吃起醋來。」春樹被他說著毛病，早不覺臉上生紅，有些慚愧，卻又回答不出，只瞟了秋谷一眼，並不開言。修甫便問秋谷究探何術，那些有名的紅信人個個傾心，人人要好。秋谷道：「天下的事情總不外『晴理』二字，我在堂子裡頭玩耍，也不過是依著情理而行，並不是有什麼秘密的口訣。你們總說堂子裡頭的妓女待人沒有真心，這一句話固然不錯。然而仔細想來，信人們做著這門生意，萬不能純用真心，不得不有些假情假意。譬如你做了一個信人，面上□分要好，但是堂子衛頭人來客往，並不是單單做你一人，或者他昨夜留了別的客人住夜，今天卻又留你住在院中，他可肯對你講著真話，說他昨天接客的麼？假使他果然純用真心，竟對你說了真話，你可肯坦坦平平、不著一毫醋意麼？總而言之，信人見了客人，總有幾分顧忌，到了那轉彎不來的地處，左右為難，只好說些假話瞞過客人。原為恐怕客人動氣，所以要兩下遮瞞，衛顧客人的面子，這是他們信人體貼客人的好心，凡事之中留著客人的地步。

無奈那些瘟生、曲辮子的客人，不懂情形，不知規矩，動不動要發標吃醋，鬧得一塌糊塗，豈不埋沒了信人的一片苦心、一腔好意？信人遇著了這樣不知甘苦的客人，那裡還肯真心相待？自然就要壞著良心敲起他的竹槓來。你們試想，他們做了信人，掛著牌子，無論什麼家人皂隸都可以走進院中，不能把他們趕了出去。在信人也是無可如何，怪他不得，何苦要爭風吃醋，弄得那信人進退兩難，又有什麼趣味？假使那信人見客人這樣歪纏，他也用些蠻派出來，不顧客人的面子，無論什麼話兒竟是直言拜上，毫不遮瞞，那時你又將他怎樣？難道他掛了牌子，你好不許他接第二個客人麼？」

修甫等秋谷說完，擊節歎賞道：「你的說話，真是花柳場中千古不磨之論，比到那場面上的勸人說話更覺深進一層。但是你說了半天，還沒有提到正文，究竟你用的是什麼法兒呢？」秋谷道：「要他們真心要好，卻也不難，大約不外三層做法：第一不發標，第二不吃醋，第三不認真。久而久之，那些信人就自然而然的同你要好起來。再用些體貼的工夫、溫存的伎倆，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，不怕他不一個個死心塌地。你想這班信人，平日之間只有巴結別人，何曾受過別人的熨貼；忽然的客人倒反遷就起來，那有不喜歡的道理？所以我在堂子裡頭並不認真，把信人當作孩子一般隨口哄騙，把他們哄得喜歡，圖個一時的快樂，再不去吃醋發標，自尋煩惱。這便是我章秋谷一生得力的地方。不知你們諸位的意思如何？」

秋谷說到此處，王小屏猛然笑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不是同那一班馬夫、戲子一樣的主意麼？」秋谷也笑道：「在外邊看去，原也和他們差得不多；其實內裡的情形，卻是迥然各別。他們那一班馬夫、戲子和信人軋了妍頭，非但不肯花錢，並且還專要信人倒貼，自然就只好顛倒過來，倒反去奉承妓女了。我在堂子裡頭雖然不鬧什麼脾氣，卻也是一樣花錢的客人，不過到了他們為難的時候體貼他些便了。到了後來，你越見體貼他的艱難，他越是感激你的情意，所以我做的信人，起初的時候，兩邊要好原是假的；及至做到一年半載，漸漸的倒真心要好起來。可不是樂得這樣的麼？」三席話，說得席上的主客個個點頭。

席散之後，秋谷將要告辭，陸晚香從後房走出，和秋谷兩人靠在煙榻之上，一面燒煙，不知悄悄的又說了些什麼。秋谷臨走，在懷中取了一卷鈔票交與晚香。晚香笑迷迷的接了過來，秋谷就去了。

你道陸晚香和章秋谷說了半晌，是什麼事情？原來陸晚香到了上海，想暫時不做生意，先擺起一隻碰和檯子來，但是兩手空空，就是碰和檯子用不著什麼墊場，卻也不是空手做得的事。現在晚香遇見了章秋谷，是二年前在天津要好的客人，便悄悄的告訴他一番苦境，並要問秋谷借二百塊錢，說得情詞懇切。章秋谷本來是個慷慨丈夫，昂藏男子，況且前在天津又甚是同他要好，那有不肯的道理？便慨然應允。晚香大喜，又向他說：「只要一有了錢，諸事好辦。明天我去看看房子，大約三五天內可以舒齊，那時搬進新居，再來請你過去。」秋谷就把剛才碰和贏的鈔票，自家又添了五□元，一並交給晚香。

果然隔了一天，晚香出去看了幾處房子，看中了聚寶坊的一家房子，兩樓兩底，房租甚是便宜，便又置備了些木器，用了一個娘姨、兩個大姐。不到一禮拜工夫，晚香已經搬了進去。章秋谷□分高興，約了一班朋友替他碰了兩場和。晚香因感激章秋谷備了二百塊錢，當晚就留他住下。這一夜誓海盟山，兩情纏綿。

到了明日，秋谷去後，晚香直至午後起來，想到自己的身世飄零之恨，不覺呆了一回。又想章秋谷為人慷慨，性格溫存，我見了無數客人，竟沒有這般人物，心上盤算了一會，竟一心一意的想要嫁起章秋谷來，但一時不使出口，想隨後再看秋谷的情形。

到了晚間，章秋谷因聽人傳說張園的煙火甚好，便坐了馬車到聚寶坊，要約晚香同去。晚香欣然，換了衣服一同登車。馬車在泥城橋一帶行來，晚風拂面，露氣當空，甚是涼爽。到了張園，便同著晚香在草地上徘徊一刻，回身揀了一張桌子，離著那煙火架子遠些，免得火星飛落。

坐得不多一刻，煙火將要開場，秋谷忽見一個滑頭滑腦的人，穿著一身極華麗的衣服，帶一副金絲眼鏡，頭上邊的劉海發竟有二寸多長，口中銜著一支呂宋煙，襟上插一個茉莉花球，香風觸鼻，搖搖擺擺的晃了過來。走到桌子面前把秋谷仔細看了一會，忽然回頭除下眼鏡，叫了一聲「章老爺」。秋谷聽了大詫起來，立起身將那人認了一會，方才隱隱約約的想起來道：「你可是蘇州丹桂戲園的賽飛珠麼？」

原來果然是他。這賽飛珠是蘇州丹桂的著名旦腳，秋谷極是賞識他，曾在上海替他登報揄揚。後來秋谷到蘇，賽飛珠親到秋谷寓所稱謝，所以彼此認得。

當下賽飛珠答道：「果然章老爺的眼力不差。」秋谷便問他來此何干，賽飛珠道：「丹桂園主因生意清淡，恐怕開不下去，托我來到上海替他請人，住在高升棧內，隔幾天就要回去。」說話之間，賽飛珠就飛了陸晚香一眼。晚香微笑，也還飛一個眼風。秋谷何等留心，早已看見，只作不知。賽飛珠和秋谷立談一會便走了開去，秋谷任其自便，不去留他。恰好煙火已經放起，流星滿地，月炮橫飛，火樹銀花，五光□色，做得甚是巧妙，大家喝采如雷。一連放了八套方才放完，遊客紛紛各散，秋谷也同晚香回去。

又過兩日，晚香對著秋谷漸漸的要露出嫁他的意思來。在晚香，料著秋谷以為不至推辭，那知秋谷聽了，冷冷的並不接口，卻對他笑道：「不瞞你說，我自從□七歲出來玩耍，花叢柳陣整整混了五年。這五年之中，同我要好的信人一時也數他不盡。那初落交情的時候，一個個都是盟山誓海，一定要跟我終身，那甜蜜蜜的話兒說得一連串的，好似漳州的百子炮一般，我也記不得許多。我當時狠是癡心，把他們說的都當作真話，認真的要娶起他來。那曉得那班信人聽得你真要娶他，便指西話東的和你白賴，不是說老鴛不從，就是說父母不肯，再不就說自己的虧空太多。

鬧了多時，許多要好的信人終久沒有娶成一個，反冤枉花了無數瘟錢，方曉得信人們說要嫁人，是一句隨口應酬的說話，並沒有一點真心，客人們若要當起真來，就免不得要落他的圈套了。你自然不是那樣的人，我也沒有什麼不信。但是我們要好在心，也不必一定要講到嫁娶，萬一你嫁我之後，將來有些不像意思地方，那就不妥當了。我看還是慢慢的再談罷！」

這幾句話，秋谷也未免說得過分了些，把個陸晚香直氣得呆了，面容失色，面罩濃霜，心頭一股酸氣透到頂門之上，一直酸到鼻尖上來，再也耐忍不住，兩行珠淚直滾下來。也不言語，逕自走到牀邊，面向裡牀睡下，暗暗流淚。秋谷見了，方覺得自己的話說得太急了些，懊悔不該這般老辣，便也走到牀邊來。叫了幾聲不應，坐在牀沿上又溫存勸解了一番，仍不見晚香開口。秋谷便一

把挽著他的纖手，勉強扶起他來。寶髻橫斜，花鈿不整，容光滲淡，珠淚闌干，真似那兩打梨花，風吹菡萏。秋谷見他甚覺可憐，便自家認錯道：「我說的並不是你，休得這樣多心。如今也不必說了，總是我的說話太過了些，惹得你這般生氣，只好你原諒些兒的了。」

晚香聽了，只是一言不發，聽憑章秋谷怎樣溫存，如何勸解，只當沒有聽見一般，把秋谷的手推開，別轉頭去。把章秋谷磨得急了，欲待不去理他，覺得心上過意不去，只得說道：「我這樣的認錯，你還是不發一言，究竟你要怎樣方好呢？」晚香方才說道：「耐勿答應末也只要回報一聲，倪勿見得好自家扭上仔門格。倪又勿是林黛玉、陸蘭芬，好借仔嫁自家恁浴。耐拿倪說得實梗壞法，叫倪阿要動氣？」秋谷又勸了一回，晚香只是緊鎖雙眉，全無喜色。

秋谷沒法，想道：「看他這種樣兒，或者竟是真心也未可定。我不妨姑且答應了他，博得個大家歡喜，隨後再想法兒回他便了。」便道：「你這個樣兒真是叫人難過。只要你歡歡喜喜的不要動氣，凡事總好商量。我方才的說話，是怕你將來有些過不慣的地方，並不是我不肯。只要你自家情願，我豈有顛倒不肯的道理？」晚香兩手齊搖道：「阿唷！倪嚟撥格號福氣，勿要折煞仔人，耐就是實梗仔罷，倪格閒話才是假格。耐豪燥當心點，勿要上仔倪格當。」秋谷倒笑起來，又著實安慰了一番，晚香方才有點笑容，道：「倪好好裡勒浪天津，撥格斷命格外國人打仔進來，嚇末撥俚嚇煞快，逃來逃去，吃仔幾幾化格苦頭，總算逃仔一條性命。故歇倪想起來，勿到天津去末，也吃勿著格個大嚇頭，阿是總是吃仔格碗堂子飯格勿好。倪想來想去，直頭無啥趨勢。譬如倪勒浪天津格辰光，撥外國人殺脫仔，故歇是隨便啥格事體，倪才看穿哉。只想揀著一個客人，嫁撥仔俚完結，勿殼張倪剛剛說仔一句，就吃著耐格個鈍槓，耐想耐格人阿要刁鼻？」

秋谷聽他這幾句話，像似真的一般，雖然含糊答應了他，不免也在心中思索，懊悔自家不該黏花惹草，到處留情，牽惹出這些枝節。雖然娶個側室也不算什麼希奇，無奈堂子出身的人，總是一般脾氣：在堂子裡的時候，終日應酬客人忙忙碌碌，不知不覺的把日子混了過去；一到嫁人之後，無事可做，英雄無用武之地，就不免有些懊悶起來。況且他們生長在堂子裡頭，耳濡目染的都是些無恥的行為，司空見慣，不以為奇，竟不知世界之間尚有廉恥。就使他們的嫁人果是真心，沒有什麼歹意，但是他們看慣了這些勾當，不曉得婦人名節是最重的事情，那裡好做得良家婦女？萬一他將來見了個風流子弟，保不住他不起邪心。做過妓女的人，看得這偶然軋個姘頭更是希鬆的事，好似他平常出去坐回馬車，吃頓大菜，借此消遣性情的一般，非但算不得背主通情，並且也不是味良失節。你想那信人可是娶得的麼？方才看那陸晚香的情形，或者竟是真心也未可定，然而與其將來懊惱，不如眼下推開。

但已經答應了他，說得結結實實的，怎樣好無故反悔呢？章秋谷的心上左輪右轉，一時就如轆轤一般轉移不定。忽然想起一個人來，想道：何不如此這般試他一試，他若全然不動，便是個娶得的人，不妨竟把他娶回家去，料也不至齟齬；若是他中了機關，我就當他的面一口叫穿，只不要同他翻面，此後照舊往來，料他不好意思再提嫁我的一層說話，只要彼此暗中明白就是了。

主意已定，過了一夜，明天一早起來，一直趕到賽飛珠的寓處高升棧內，尋著了賽飛珠。那賽飛珠正在和人說話，忽見章秋谷走了進來，出其不意，連忙迎出房中，笑道：「章老爺，什麼風兒把你吹到此地？」秋谷笑道：「我因有一件事情同你商議，所以一早到來，你務必要幫我一個忙兒。」賽飛珠聽了，詫異道：「章老爺有什麼事情要托起我來，可是要定什麼堂戲麼？若是我辦得到的，一定效勞。」

秋谷微笑，叫賽飛珠走到面前，附著他的耳朵說了半晌。只見賽飛珠連連含笑搖頭道：「這件事我卻答應不來，請章老爺照顧別人罷。現在章老爺雖是這般說法，不過是一時高興，說著玩罷了。設或將來懊悔，吃起醋來，我卻擔當不起。」正是：

推出窗前之月，吩咐梅花；移來別岫之雲，溫存桃葉。

不知秋谷怎生說法，請聽下回。